

〈紅磚屋〉

1. 做伙來起厝！

風吹、水流、樹葉落下，蟬鳴聲的變化，時間公平的倒數著生命，其實不論年紀，我們卻只在靠近時空沙漏尾聲的時候，才想去抓住那最後一丁點砂礫。

「紅毛塗啦！沙仔袂當抹壁啦！」罔起高聲地喊著，絲毫不在意時間的流逝，因為他並不打算把死亡當成時光的結尾。如果日子不夠數了，他甚至會把沙漏再倒過來放，喊著。

「靠爸！你佻我慢慢仔流！」

罔起在水裡吐泡泡，小紅豆在旁邊游，蕨類鋪成了綠色的背景，水中有些腥味。抬起頭，大呼一口氣，他抹了抹臉上的泥，望著臺十七線上西濱大橋，落日如鹹蛋，油得有些暈開了橘紅色，跨過濁水溪就是彰化了。

靠在紅磚牆上，染上泥漬的灰白色吊嘎兩側手臂處灌著風，不知道是罔起的皮包骨撐不起吊嘎，還是撿來的衣服總不屬於自己。

「起...家己...欲來起家己的厝.....」罔起累得有些迷茫，也可能是餓的，眼神已被攝走了魂魄。黑淵裡如霧雲疊嶂，他扶起自己，踉蹌地倚著牆走著，他要去把最後一疊紅磚從村裡賣水泥的店搬到這裡

來，那是他寄放在那裡的二十餘塊紅磚。

腳踏車順順的騎，在熱燙的柏油路上，蛇行的爬著，罔起往檳榔攤去了。六輕產業道路上的砂石車、油罐車都避讓著他，他也不驚，定定地騎著，一直到了趴趴熊，他才把腳踏車平躺在檳榔攤鐵皮屋加蓋出的水泥屋牆旁，走向洗手台，扯出橘黃的水管，讓地下水緩緩的流到腳上，沖散熱氣與泥砂，他將水朝玻璃上灑，死蚊子屍體混著塵，滑落在牛肉麵、海鮮麵已斑駁掉落的字體貼紙上，水這麼一洗，有些字體就僅剩殘膠那一層薄薄的痕跡。

「頭家！保力達一組，幼的兩包。」新吉村那戶養鴨的女婿喊著。

罔起坐在店家自製的木椅上，左手撐著方形木桌的邊角，緩緩喘著氣。

「呦呼！」養鴨的女婿叫喊著，檳榔攤內不見任何經營者的蹤跡，如無主的孤城，罔起卻平淡的闖入、安座。

「來啊啦！吵啊欲吵死！」黑紅面色的男子，有頭顯眼的白黑夾雜短髮。他踩了兩下雨鞋，企圖震下沾染在上的糞土，在洗手臺上嘗試洗掉羊騷味。罔起竊竊笑著，心裡想著檳榔攤主羊叫般的發出淒厲的「咩」聲。

遊民雄哥騎腳踏車經過，他把腳踏車停在檳榔攤前攤主與孩子共同搭建的紅磚魚池旁，用手摸了摸荷葉邊的水，讓青水流過五指，七

彩的孔雀遊過。他沉默地望向水池，正如他無聲地走進店裡，坐在罔起對面。

「雄哥！雄哥啊！」攤主阿遠大聲的喊著，是對雄哥耳背的體貼。

「淋涼的啦！舒跑欲毋？」

雄哥搖搖頭，白髮在日光照耀下銀閃閃的。

「花生『倫』湯啦！好啦！」阿遠拿了一罐花生仁湯給雄哥，他接了過去，打開塑膠蓋子，扳下蓋子上的塑膠摺疊湯匙，慢慢把湯匙掰直，清脆的「啵」之後拉開了鋁蓋，一勺勺的吃著花生仁，雄哥點著頭，阿遠就滿意了。

「罔起啊！厝起了好無？」阿遠認真的問。

「欲好啊……就欲好啊！」罔起的聲音愈來愈大了。

「我欲舒跑！」

「請你啦！」

罔起接過阿遠手上的舒跑，扳開鋁罐嘴，對口喝了起來。

「鏗！」捏扁的鋁罐丟到邊榔攤外的塑膠黑籃裡，一個個黑籃把回收物分成了幾類，罔起拉起他的腳踏車，踏上他該走的路程。

「痲……痲痲，遠仔啊，彼痲痲……齁啦……」雄哥指著他受過傷的腦袋，奮力的想告訴阿遠，罔起是個瘋癲的人，精神……嗯，甚至一切都不正常。

穿過防風林，土地公廟金爐裡的煙吸進鼻腔，讓罔起的身體微微顫動，精神也好了許多。水泥店是一戶人家的一樓，透天厝外的磁磚有些黃，屋簷下的燕巢盤成巨大的窩，卻沒有走飛的來燕。

阿來仔正扛著五十公斤的水泥包，一排排靠著牆壁摞好。他黝紅的皮膚已被水泥咬灰，仍然持續機械地扛著水泥包，這間水泥店從他阿公開始就是村莊裡唯一的水泥店。新吉村裡的店鋪名稱會隨著店家的姓名改變，傳到他水泥店就已經變成「阿來仔彼」。

腳踏車被甩在一邊，撞倒了保力達空瓶與維他露P鐵鋁罐，在水泥店對面坍塌的紅磚牆旁，那一隅頓時成了廢墟。

「阿來啊！我的磚仔佇佗位？」

「啥物磚仔？等咧，後禮拜千歲誕辰你有欲去無？」

「去啊！哪會無去！」

「啊！彼啦！你的磚仔佇彼啦！」阿來仔無神的眼瞥了一下對面坍塌的紅磚牆。

「哪會罔佇彼？毋是叫你共我好好仔照管？」罔起的語氣有些急了。

「無法度啦！厝內無所在會當罔啊！」

罔起朝深深的透天厝內看去，店面後有面屏風，屏風內透出些暗紅的光線，再細細看去有些許白煙飄了出來。罔起感到有些害怕，他

想起小時候被追著打的經驗。水泥店的虎婆有長長的指甲，會拿著菸斗戲弄罔起，假裝要打他，虎婆吼著「你老爸是神經的，你規世人嘛是痛的。」

「好啊……好……」罔起安靜的朝隨意堆疊的紅磚走去，保力達碎玻璃與磚頭碎裂的紅粉碎片混雜在了一起，細碎成千片的紅磚，是此時罔起裂出的心瓣。他撿起紅磚疊在腳踏車後座，日照下紅磚上有些暗紅的圓點，罔起踏上了載運紅磚與水泥的迴圈。

「土地公伯仔，佢你借一桶水。」罔起站在福德正神祠外，心中默禱，並向廟內鞠了一躬。

土地公廟外的阿好伯搖著蒲扇，臥坐在竹搖椅上，看著这一幕，微微點頭。

「罔起啊！抖水喔，你著要有出脫矣。」

廟前金爐正滾燒著火，人們把金紙疊放在風口，爐中的焚風會隨著樹林裡的呼吸聲，將金紙吸入爐內，化成飛灰。「咿呀！咿呀！」是罔起手握佈滿青銅繡水泵，上下奮力搖動的聲音，地下有水流出，藍色水桶裡沉澱的砂石頓時被攪渾了，這是罔起今日最後一趟來村莊運水。

腳踏車隱沒在了防風林裡，柏油路上的水滴蒸發得很快，罔起也消失了影蹤。躲進紅磚屋，連棟式建築橫向串連著三廳，其中有兩棟

兩層樓的房舍，所有的窗戶都沒有玻璃，每一個前門出入口都做了兩根柱子，支撐著騎樓的設計，屋頂簡易的以藍色鐵皮遮蓋。這棟房子一直蓋著，蓋了十五年，有些地方還沒蓋好就已經塌陷，罔起覺得是沒有門的關係，讓房子裡夜有陰風，日有囁語，進了很多好兄弟。

「先起好金爐吧……」垂著頭他低語著。

水泥砂粉被堆成了金字塔，罔起把冒尖的部分挖成了一個空洞的深淵，倒入土地公廟前含沙的清水，然後用雙手攪和著，水泥漿咬附在他手指的傷口上，結成了痂，當刺痛成為了一種持續的感覺，罔起也不再感到受傷。

水泥很快就會乾涸，在沒有遮蔽的一片黃土地上，日光照濕了罔起的背脊，清晰地看出了屋脊的樣子，而兩旁是失重坍塌的肉。罔起持續用雙手攪拌著水泥漿，越陷越深，直到能摸到地上的雜草。腰桿子彎曲了很久，拖著步伐走進紅磚屋，開始為金爐圍出一個基座。

「遮毋是我活的時陣欲蹠，無定著……無定著死的時陣，我會轉來。」罔起對著屋裡說，就好像有人問他，為什麼要蓋金爐？

「罔起咧？罔起佇佗位？」幾個騎著摩托車，沒戴安全帽約莫十五、六歲的青少年，停在了雜草叢邊，牛仔褲有些長且破著洞，他們瘋狂按著喇叭，直到罔起探出了頭。

「痛的佇彼！」

「罔起仔咧創啥貨？」

「起厝啦！伊咧起厝啦！」

「起厝喔！起厝好啊！做伙來起厝！」他們走到幾近乾固的水泥漿旁，朝紅磚屋裡的罔起丟去一個個泥彈。

罔起沒有躲閃，抱著頭，沒有回應，當水泥漿彈打在身上，散落著裹滿全身，剛砌好的磚牆上層也被砸倒。磚頭墜地的時候，罔起睜開了眼，他看著裂成兩半的紅磚，碎出的細屑如血塊鋪在了雜草堆裡。

抹了抹眼睛周圍的水泥漿，罔起奮力地站起，朝那群惡鬼撲跑了過去，在幾步之後，將抹水泥的刮刀向笑鬧的聲音執去。

「幹！痛的起痠啊啦！」

摩托車在轟天的巨響後，把罔起甩在原地，他整個人僵在黃土地上，讓風吹過，他越來越筆直的身體，水泥漿咬附的部位產生了一層硬殼。罔起把頭埋進長滿綠苔的紅磚池子裡，水面上漂著幾隻硬化的孔雀魚，在綠光與暗淵的交界處，他臉上的泥開始褪去，到更深更黑的地方。

罔起一抬頭，無憎無恨，像換了張面目，他繼續砌著紅磚牆，造著紅磚屋。

2. 千歲聖誕

海潮拍入麥寮港，撞出白沫，拖出螃蟹的腳印，留下海鷗的屍首，還有一群漁人在暗夜裡的疊影，漁人將海上的氣味帶到新吉村，聽到了白日裡第一聲響，那是吉福宮放鞭炮的聲音，今天是千歲聖誕，林氏族人攜手跪拜，外圍也來了許多村民，虔誠的闔上雙掌，目光或定定望向神尊，或恬靜闔眼，孩童有意無意地從巷口門內探頭望著，炮燃了，紅光熠熠閃爍「蹦蹦！蹦蹦！蹦蹦蹦蹦……」炮鳴遞增愈來愈據，炮盡了，灰燼漫天，或左或右隨風慢緩飄落，炮盡了，人們卻未散去。

金線勾勒出青面，手持三叉戟，脖子上掛著鹹光餅，燒紅的金紙，火光與飛灰的星火在將首前舞動，線香佇立頭盔，號角響徹天霄的時候，喊班閱兵儀式伺機而開。點冥將、閱鬼兵，只見將牙顫動，瞪眼朝前，三步贊踩得剛猛決絕，調招威勢不斷，凌厲無匹的眼神，先如鬼才如神。損將軍要至麥寮拱範宮拜廟，一路為繞境村莊驅鬼避邪。

三敬三退，損將軍手轉三叉，朝前指去，二位增將軍震動身體，紅面火籤斜亮，藍面虎牌上下開張，黃面虎爺高舉鋤刀，白鶴童子捧著葫蘆，向前引路。炮仗響起，七爺、八爺的高錢懸在前方，二老爺黑范將軍正在以羽扇賞善罰惡，大爺謝將軍披著白袍，村民們紛紛抬頭高望長帽，希望能一見發財，著急先鋒報馬仔已然失了影蹤。

「伊出世著是欲來做將軍矣。」阿好伯站在村口的橋上，雙龍戲珠的隘門下，黑水溝裡的三頭無郭魚，身上染著重金屬的墨綠，整個溝面都是布袋蓮，飄著泡白發脹的豆仔魚，水下生機低靡。

踏行廟前大道，兩旁村民備好一桌供品，燃上線香，雙手在心前相合。繞行至水泥店街口，損將軍的三叉晃動，三步贊直向店門踩進。

「較借過矣齣！較借過矣齣！」頭戴吉福宮繡字鴨舌帽的廟方工作人員跑了起來，邊跑邊注意是否有人不甚闖陣。

「閃喔！閃開喔！」平日騎著摩托的青年們，成了今日虔誠的信徒。

損將軍傲然而立，抬眉後怒視四周，此時圍觀的人群被擋在工作人員之外，大家格外嚴肅，腿踢三叉桿尾，戟身飛揚，將軍轉腕，戟尖朝店門一指。二增將軍、虎爺、白鶴童子圍聚了上來，以火籤、虎牌、鋤刀、葫蘆鎮壓一地。

「緊勒！來喔！」廟方人員趕緊在此處燃紅金紙。

火光粼粼，白煙將起時分，損將軍佇戟，以手為令，於胸前畫出一道旨意。虎爺接過一木色八卦盒，將地上灰燼收取一些放入，裝入金線袋中。大家心裡明白，這是要等五府千歲生日後，帶回廟中化掉的穢物。

群眾跟行，官將首又朝前去了。水泥店口，有一佝僂婦人，叨

著長長的煙斗，抽著令人迷醉的味道，她跪在灰燼前，人潮已遠，其中一位紅面增將軍卻回過了頭，眼神撼動，有些不捨。

跨過村口黑水橋，鄉間陽光的大道旁，飄來陣陣花生香味，兩旁民眾準備好的炮仗燃起通天煙塵，虎爺興奮闖入，再出來之時，只見面色有些灰黑，服飾卻是完好。

鄉野繞境中，損將軍越舞氣勢越盛，扛千歲神轎的轎班青年看著，心中驀然有些神往。繞過因地層下陷而荒廢的豬舍，行過口蹄疫時，以病死豬餵養的土虱窟，魚塢旁搭起露天的遮雨棚，棚下水泥池中泰國蝦漫步，養鴨人家旁的農舍裡養起了大閘蟹，甚至種著一些綠草，損將軍收攝著一切煞氣，三叉舞空如行雲，附了神，人們喊他將軍，他便是鎮瘟壓煞的地方神靈。

林野養殖的蜜蜂，飛不進橋頭村近年紛紛落成的高聳公寓內，前方的警察局格外宏偉，橋頭村是進入六輕工業園區前的重要村落，也是農會的所在地。窄巷處處是檳榔的血跡，防火巷則是菸蒂的巢穴。繞境隊伍的速度加快了，住宅區不宜喧囂，虎爺沒有炮吃，悻悻然朝遼闊的田園走去。

「沙崙後還沒有發展起來。」

「橋頭有國小，全聯也蓋在汽車行旁邊的空地。」

「汽車行原本是亂葬崗，前幾天那邊透天厝裡有個小姐吊頭

啊。」

「著啊！彼號透天厝毋通去。」三陽機車上沒戴安全帽的平頭壯年，正在跟街坊鄰居們聊著天。

「聽人講，這擺有去廟裡請千歲爺。」

「千歲敢講請矣振動？」

「會啦！吉福宮五府千歲有應聖杯啦！」

「千歲真靈聖，聽講有請七爺、八爺、五鬼先來牽冤死的三魂七魄。」染著青黃頭髮的少年說。

「五鬼將軍啦！」養鴨的女婿從街角走出來，看著繞境隊伍。

「嘿啦！著是阿伯講的五鬼將軍啦！」

「閣來咧？」

「請罔起啊來壓煞啊！真帥氣捏！」

「損將軍啦！幹，對神明擺袂曉尊重，讀冊讀對佗位去？」

「嘿啦，損將軍啦！我就無咧讀冊啊，嘿嘿……」少年不好意思的搔搔頭。

「不要迷信，那間透天厝根本不是有什麼看不見的壞東西。做黑的久了，自然會出點事情。」一身中性打扮，短髮黑衣褲的影子，還沒看清是誰，留下聲音就走進了新式公寓裡，這樣的公寓是橋頭村少有有保全的家，群眾們也就很難再深入找那人談論。

「罔起啊！看啦！來啊啦！是罔起啊啦！實在有夠威風八面！」青少年像猴子一樣跳著。

炮聲炸開了所有話語，煙硝蓋過了一切心緒，損將軍踏到透天厝前。草鞋前踩，瞪大雙眼，朝左右怒視，定睛在女子自殺的二樓房間窗戶上，損將軍將牙磨動，腳踩三七，定在一勢感應。祂抬起結印的左手，順過頭上的金冠與鬢邊的燦燦流蘇。

冠上的線香有些短了，那是官將首神力的來源之一。損將軍示意著廟方更換線香，大家也就重視了起來，知道這透天厝內的煞氣非常，並不只是尋常的穢氣。正好冠上的線香，損將軍將三叉戟引給增將軍，空出雙手，順理了一番身上衣物，怒視前方，恢復神氣。右手一抬，增將軍呈上三叉，損將軍接過，踏出三步贊，此時透天厝一樓門戶大開，硝煙四起，炮仗響徹，圍觀的群眾們紛紛捂住雙耳。白鶴童子先行入內，虎爺也再按耐不住，進屋吃炮，損將軍以手令示意增將軍入內壓煞，二增將軍邊步邊以手上神器鎮住惡氣。損將軍並未入屋，他在屋外看顧著屋內部將平安，也監視著不讓一隻惡鬼走逃，他是最懂惡鬼的將軍。

三叉戟在損將軍的手中旋舞，又拋上二樓高空，調招後示意收兵的損將軍，有白鶴童子引路，虎爺、二增將軍陣前遠瞻，繼續向麥寮拱範宮前去。

沙崙後兩旁是青翠的稻田與油菜花，黃色的碎花如星子，撒在綠色的大地上，當風吹來了浪，碎黃的花朵是浮沉的海星。一路沒有高樓，只有一戶佛具店、一間石材店，零星的透天厝，與一座正神祠。寬敞明亮的道路，直通麥寮古樸的街。

「拱範宮前今仔日真鬧熱！」

「是啊！五府千歲聖誕欲來拜廟啊！」

「罔起啊！今仔日是神，毋是痛的。」

「莫黑白亂講話！」

群眾蜂擁的繞過轉角賣臭豆腐與蚵仔煎的攤販，這間廟口的店已經賣了三代，青少年變成了老爺爺，臭豆腐還是炸得很酥，他說這是父親教的，也會再傳給下一代。

炮聲陣陣傳來，蟠龍柱與金獅間的紅面水精將軍，正聽聞著境內苦難，百鳥剪黏下的金精將軍，也洞觀著百姓災厄，麥寮拱範宮的金字懸在廟門的燈籠上，吉福宮五府千歲聖誕繞境的隊伍浩蕩，來向麥寮地方的信仰中心，拱範宮媽祖廟拜謁。

報馬仔早早在一旁與拱範宮廟方人員納涼，聊著這次拜廟的各式陣頭。白大爺跟黑二爺走在前面，七爺、八爺的大神尊則在廟埕外等候，接下來是鑼鼓陣、七仙女團、舞獅團、各陣頭頭旗與轎班等。

「上蓋有勢頭矣，猶閣是官將首。」阿好伯搖著蒲扇，銀白的頭髮在日光下格外突出。

損將軍踩穩三步贊，調招時刻跳進了拱範宮廟埕前，身勢壓低，三叉戟前挑，作一威風的定勢，向左右群鬼怒勢，距離廟門還有些距離，這是官將首對媽祖婆的尊敬，二增將軍踩著三步贊，分別把火籤、虎牌放低，做拜廟手勢，虎爺與白鶴雙雙朝廟門跑去，將至時急停壓低身姿，以劍刀、葫蘆朝廟內一拜。

轉腕收戟，損將軍於廟埕傲立，白鶴童子、虎爺與二增將軍緩緩收勢，三退出廟埕，每一退都離廟門愈加遠了。這是為了幫千歲開路、安營，千歲爺的神轎在官將首拜廟後，安穩的駐紮在了拱範宮廟埕。

「今年猶閣是好年冬。」阿好伯見拜廟順利，各陣頭將回返吉福宮。

千歲爺今年的聖誕，在最後一陣炮仗中圓滿結束。罔起卸下了頭上的金冠，以及一身的神裝、草鞋，頓時整個人像失了魂魄，癱倒在宮廟一隅。

「罔起啊！今仔日共款予你兩個便當喔。」宮主看著閉目養神的罔起，把便當擺在他的身旁。

傍晚時分，屋簷下的燕子紛紛回巢，廟埕前人潮散去。窗戶透

著黃光，傳來叫喚家人吃飯的喊聲，又是一戶圓滿的人家。罔起晃了晃頭，目眩卻覺得自己不適合待在這麼熱鬧的地方，他朝紅磚屋走去，產業道路上不太會有人，只有匆匆駛過的超載砂石車或貨櫃車。

沒蓋完的紅磚房子，是孤魂野鬼都能任意闖入的家，他走近，摸著牆面，感受因白日曝曬還沒消逝的餘溫。兩顆便當放在地上的時候，總會飄起些粉塵，他想洗個澡，除去身上的衣物，一下就把頭埋進了魚池裡。

金線流過綠色的海，藻類叢生的池中，小紅豆與孔雀把自己吃成了彩色，罔起終於退下了將軍面容，現在的他不再是神，是一隻無家可歸的鬼。

3. 無家可歸

角鴉在老樹的枝頭上，發出淒厲的啼聲。罔起啃食著便當，以手做筷，把整個頭都埋了進去，他身上有著很深的餓。塌陷的兩頰漸漸鼓起，面色也恢復紅潤的人氣，時間在罔起身上無情地流著，紅磚屋已蓋了十五年。

月與星透過空空的天頂，映在水桶裡，罔起靠坐在屋內一面磚牆上，讓身體半露在暗夜的涼風中。因為今夜無眠，罔起的思緒欲加擾動，他本想趕緊路過人間，還記得從臺十七線上向下看，濁水溪兩側種滿了西瓜，六輕巨大煙囪的燈火映在了溪上，像一條銀閃閃的天河，砂石場在有些遠的地方滾動著皮帶，蘆葦草裡不時傳來撒罔的聲音，這樣的畫面是他夢裡的故鄉，有時他想著，如果徜徉在濁水溪的懷抱中，一定自在清澈，但紅磚屋還沒蓋好，卻也不知自己一個人憨憨地蓋，何時能落成？索性決定讓這間屋子最早完整的，是後門的金爐，每逢初一、十五他還能在此拜謝眾神。就算到了陰曹地府，也有家可歸。

老夥計們都安心地被虎爺照顧著，罔起會在出門工作的時候，偷偷把蓋紅磚屋用的刮刀、抹泥刀、水平尺、水桶、鐵鍬，放到吉福宮虎爺前千歲案桌下，撩起繡有金絲紅線的桌簾便能看到。吃飽了才能踏實的回望一生，即便在涼風中也能感受到一絲暖意。在村莊裡，他

與小時候因小兒麻痺燒壞了腦袋的雄哥一樣，是個遊民。罔起沒有成為遊民的理由，除非他是個瘋子，村子裡的人便因為他專心地蓋紅磚屋十五年的理由，將他排擠成了瘋子，村外無家可歸的遊民。

這一切，罔起都知道，殘忍的是他知道的遠比這些傷害更多。妻子過世後，無法向政府承租先祖開發田地的他，便在水保地上蓋起了紅磚屋。在沒有地契的土地上蓋房子，大部分村民因為這個可譏的行為瞧不起他，等著看他笑話。從這塊水保地上能望見臺十七線上穿梭的車輛，跨過濁水溪，再過去就到彰化了，那是女兒離開家的路線。開始蓋紅磚屋後的兩、三年，女兒高中畢業後，便去到臺北親戚家裡寄宿，以謀求更好的生活。當然不會跟罔起聯絡，因為他沒有手機，更沒有電腦，現代人也不太寫信了，他是這樣安慰自己的，就算答案很可能只是，因為他是個遊民爸爸。

「按怎會按呢，舞甲逐家攏無厝通蹠？」罔起已經很累了，他會像這樣與自己聊天，或許對著空中，與群鬼說話，覺得如果有更多人在這裡，他會更踏實，起碼還有人知道他在。

想到這裡，他無家可歸，也讓身邊的人都無家可歸。赤著腳朝村莊走去，經過村外的趴趴熊檳榔攤，營業燈光已暗，只有六輕產業道路上的路燈秩序地亮著，檳榔攤對面的防洪丘壑後，是一整片防風林地，裡面有蘆葦叢生的泥灘地，那是抓野生黃鱔的地方，還有幾處池

塘秘境。沒錢蓋紅磚屋的時候，罔起會在那釣魚，等待傍晚的到來，夜幕降臨，一雙雙眼睛出現在漆黑中，一群或黑或灰或花色的流浪狗們蹲坐在他的身旁，他會把捕到的魚甩上岸，丟的離犬群近一些，這些互相為依的狗們吞嚥了起來，但無論餵養多少，他知道自己無法照顧有百餘隻流浪狗的犬群，他們只是在流浪的生活裡，相互陪伴片刻。

檳榔攤往新吉村內的路，還需要經過一片防風林，這是養鴨人家與蜂箱養殖的地方，罔起知道出了防風林就能看到兩處鄉野賭場，他們的外觀就是一般的老舊住家，唯一的差別是外面停了很多摩托車，不時還有人出來抽菸、站哨。你會看到地層下陷的舊豬舍旁邊有著優養化後泛紅的池塘，那是口蹄疫期間養土虱的地方，有些豬舍被重新整理繼續養豬，有些池塘也養起了鴨子，但更多的是被棄置在那，這些在路邊被重金屬污染的地，已經沒有太多的生產價值。

要走進岔路裡，密林深處還有農舍，那裡面養著大閘蟹，聽村人說價格不好的時候，還會兼營種些草藥，罔起對這些村莊的苦難很是清楚，因為遊民的工作就是遊盪，遊久了各家各處，甚至在村里小巷內還有三個流浪漢，他也知道，但流浪漢不遊蕩，更多時間是沉睡的。

走過老村長的家，村裡唯一的籃球場就在土地公廟附近。

「罔起啊！弊早喔！」老村長總是早起，清晨四點，他已經站在

家門口運動了起來。

「髒早！」

「欲去佢位？」

「去見虎爺啦！」

阿好伯的搖椅還在福德正神祠前空蕩蕩的晃著，轉進村莊朝吉福宮走去，柏油路成了磁磚地，兩旁的圍牆被畫上了犁田的水牛與稻草屋，徑直而寬敞的道路遠遠即能遙望吉福宮的牌匾，廟門是開的，廟內無人，只有暖色的燈火還點著，線香緩緩燒著。

廟門口，罔起一人朝廟內五府千歲合掌拜了拜。吉福宮五府千歲殿下有一洞窟，虎爺便安座在那，紅燭的燈光照著滿面霞光，罔起見著虎爺，便跪了下去，闔上雙眼，心中默禱。

「虎爺，感謝你替弟子照應遮的家私，這馬弟子欲來提轉去起厝，閣望虎爺恩准。」罔起沒有擲杯，就是拜了下去，頭也就順勢磕在了地板上。

「弟子知影家已無路用，只想欲好好服祀千歲爺，恰好好仔起厝，閣望虎爺保庇。」罔起說完心中的話，便緩緩起身，轉向虎爺目光能照看到的奉桌下布幔，他掀開布幔，空無一物。

「我的家私咧？」他默問，身體凝滯，高抬的手也未放下，他想著刮刀、抹泥刀、水桶，甚至鐵鍬這一應蓋紅磚屋的工具，為何會憑

空消失？有好幾次，他為了要賺些買磚頭、水泥的錢，去幫人打零工或扛轎的時候，放在紅磚屋裡的工具總會被偷或被惡意藏起來，說是藏卻也都沒歸還。直到有了虎爺照看，這幾年這些工具才沒有再丟失。他一直以為是神力使然，上天可憐他這個無依的人。現如今，又怎會消失呢？

夜色已晚得快要透出曙光，罔起走出廟門，靠在廟埕石獅旁，眼神空洞，廟埕是空蕩而無魂無魄，僅存頭頂紅燈籠上，有被歲月燒出的點點黃黑密孔，隨著陰風淡淡搖曳，在千歲之前，十殿閻羅之下。若不是今日廟埕內有一勾魂索魄之厲鬼，何以無人、無物、無心思存於此。石獅口內石珠被日子磨損，而後被孩童奪去耍完，已給不出任何回答，磐柱青龍點睛之色，也不如往昔神采。

罔起拍著座旁石獅，眼神瞪大卻似被勾了魂魄般無神，他回想，究竟是何方妖魔要拿取他的工具，奪了他的生路。這樣過了一夜，星子看著罔起，讓他的骸骨不被陰風吹散，卻還是吹走了魂魄，罔起醒來後，回到白日裡的無神。

一婦女緩緩走進清晨的廟門，拿起掃帚打掃著，罔起因慌亂而踉蹌的前去詢問。

「我起厝的家私你有看到無？」

「啥物家私？」

「就拔桶遐的物件啊！園佇千歲供桌底下。」罔起拉著志工前去虎爺座前，掀開布幔，指著空蕩的桌底。

「無啦！」

「有啦！本底真正有啦！」罔起的聲音漸大，吼了起來。

「欲瘡轉去家己厝裡啦！遮是廟裡咧！」志工繼續打掃著，不再理會罔起。

「是，遮是神佇咧蹓矣，不過我從此有路無厝。」罔起心中矛盾，在廟裡尖聲地叫了起來，穿插著嘔聲，淚水哭脹了紅面。

4. 無神·開光

暗夜無光，被逼迫走在世道上的艱苦人，只能成為彼此的燈火，希望黑暗歷經黑暗後，能看到多麼光明的未來。

罔起走進一處有大榕樹的院子，這是小時候他常來發呆的地方，轎班的班主常拿可樂形狀的糖果給他吃，嚼起來是比較軟的塑膠，但味道很甜。現如今班主老了，他座著輪椅，頭頂是化療後開始戴上的毛帽，準備到下一個世界去。

「罔起啊！」新任班主喊他。

「罔起啊……」老班主奮力而微聲地喊著。

罔起站在樹下，摸著深入土地的氣根發呆，小時候他還摸不到大榕樹的氣根，就算努力向上跳也抓不著，好幾次想要爬上樹梢，只是為了摸摸這些從樹上垂下來像老爺爺鬍鬚的氣根，卻摔得一身泥灰。那時候還有父親、母親，那時候會有人問自己是否摔痛了，有人叫喚回家吃飯，有人喊自己的名字，那時候還有家。

「罔起啊！來食暗頓啦！」老班主要兒子喊罔起，他說他確定樹下的黑影就是他，不會認錯。

桌上的滷豬腳、烏骨雞湯、蝦仁羹等，是中午村裡人結婚辦席所打包回來的。老班主記得罔起很愛吃這種辦桌菜，以前他爸爸帶他參加喜宴時，他總是默默的吃。

「班主，我欲借筆。」

「啥物筆？欲創啥？」

「就開光用的毛筆啦！想欲替金爐開光。」

「敢有金爐咧開光？」

「有啦，我知影啦。」

「好啦，阿義仔，去提來借罔起。」

「多謝，我欲走啊。」罔起接過毛筆，起身準備離開。

「欲去佗位啦？隨我來去拜老爺，今暗你睏我遮。」老班主拉著罔起的手，想往神明廳走去。

「無愛啦，我真正愛走啊，我欲繼續去起厝。」

「罔起啊！阮的時間閣真長，毋通傷著急，知影無？」

「知啦，會曉啦。」罔起走向黑夜，老班主望著他的背影，要多再說些什麼，聲音也無力傳達到更遠的地方。

吉福宮外三合院間的窄巷內，有一處廢墟，那是護龍被改建後，留下的神明廳，裡面住著一個流浪漢。罔起帶了一瓶保力達，兩個塑膠杯子，搬開破損嚴重的木門，盤坐在地上，倒了兩杯溫的保力達。

「芳喔！」長髮結亂的人從一堆紙板中鑽出，拿起一杯保力達就喫了一口。

「我欲走啊。」

「去佢位？」

「毋知影。可能轉去厝裡吧。」

「轉去厝裡好啊！你看我，睏佇遮，佻爾仔好勢咧。」

「好啦，來去。」罔起打過招呼，流浪漢也鑽回紙板中，任螞蟻品嚐剩下的甜酒。

無人的廟埕，凌晨洞開的廟門，鎖不住神氣，也保不住任何，就如同那些起造家屋的工具，那些苦命人唯一的生路，瞬即而逝。罔起跪在虎爺座前，手持三隻線香。

「虎爺，今仔日弟子來請你。」將線香立於香爐，他用準備好的紅綢布包住了虎爺神尊，疾走消失在暗夜裡。

「虎爺咧！毋好啊！毋好啊！虎爺拍無去啊！」廟裡早晨打掃的志工叫喊著。

「是欲按怎咧？」其他志工也無措的踱著步。

「請爐主來查監視啦。」一名廟方人員說著。

「報警啦！」年輕的轎班成員喊著。

「靠爸啊！家己廟裡的代誌先家己處理。」爐主急匆匆趕來。

「罔起啊啦！」調閱監視器的人員，很快就發現是罔起拿走了虎爺，但沒人知道他拿去幹嘛。

「彼个痞的又閣咧做憨代誌。」

「嘿啊！早就講伊無正常。」

「怙怙啦！去共人揣出來，共虎爺請轉來恰重要。」爐主有些著急，思考著罔起會在何處。

「罔起這馬會佇佗位？」

「磚仔厝啦！一定是佇彼啦！」青年知道罔起必定在那，因為他們時常在午後蹲點，等著罔起和好水泥漿，再用水泥漿把罔起砸成個泥人。

「好啦！阿義仔隨我來去。」爐主喊上現任的班主，雙雙往紅磚屋去了。

兩人來到了紅磚屋，屋邊的雜草被正午的太陽灼出了乾枯的淡黃色，屋內無人，只有一斑駁破舊的木櫥櫃，櫃前置一香爐，上有三柱線香，金爐燒著金紙。

「罔起仔咧？」

「閣找看覓咧，無定著佇附近斟水。」

「罔起啊！罔起啊喔！你佇佗位？」兩人開始叫喚，阿好伯聽聞前幾日廟裡的事情，也聞聲趕來。

「罔起啊咧？無代誌吧？」阿好伯著急的問。

「伊有啥物代誌？是虎爺予伊偷去！」

「攏是歹命人，嘛攏是好心人。艱苦亦欲艱苦死，哪會做出這款

代誌，唉……」阿好伯雙手在胸前緊握。

「櫥仔內底有千歲！」

舊木櫥櫃裡有一尊千歲，未開光，卻斷了頭，身上漆色撩亂。

「夭壽仔！竟敢對千歲大不敬。」班主喊了出來。

腳踏車摔在雜草堆中，罔起回到了家，看著三人，卻無言多說些什麼。他默默地推開木櫥櫃，木櫃後是一個洞窟，虎爺安座在裡面，罔起幫祂點好蠟燭，點燃三隻線香，跪在地上，拜謝後插進香爐。只見他掏出兜中毛筆，拿出口袋金漆，沾了幾下點在虎爺頭頂，描出虎紋氣勢。又見他放下毛筆，將食指泡入水桶中搓揉，指尖的泥灰脫落，皮下滲出血跡斑紅，他將食指點在虎爺雙眼後，奮力拜了下去。

「虎爺，弟子今日替你開光，望世間有神。」